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林则徐

大漠履险

程万里 著



西域烽燧

系列小说

沈念德

林则徐

大漠履险

程万里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大漠履险 / 程万里著. —2 版.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5
(西域烽燧系列小说)
ISBN 7-5371-3993-8

I. 林...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331 号

林则徐大漠履险

程万里 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电 话: 0991-2334305(编辑部) 0991-2864403(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2 版
印 张: 11.5 插 页: 9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8 千字 印 数: 5000-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71-3993-8
定 价: 28.00 元

新青少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梗 概

以林则徐专门记述这段经历的《已巳日记》为线索,以历史演义的手法表现了林则徐在浩瀚的大漠与神秘的绿洲中的种种奇遇。情节曲折跌宕,人物特异,风情民俗另类,是一部集文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

策 划 韩全学
责任编辑 武 红
刘改霞
责任校对 宿秀芳
封面设计 吴 晨
版式设计 侯志伟
插 图 褚晓莉



一、引子

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等把人震撼得目瞪口呆、欲哭无泪的事件和人物,对图鲁甫·塔斯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距新疆和阗州扎瓦军台十里的扎瓦村,骑快马不停地走也得走上四个月的时间。那时新疆南部的人赖以生存的,是散布于大漠和戈壁中的绿洲。绿洲就像茫茫大海上的小岛,在其上生活,就得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生活体系,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也能生存并不断繁衍。因此绿洲中的人对外界是陌生和淡漠的。对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多沙的土地上寻找少得可怜的食物绿洲农民来说,外界就是天和地突然颠倒了、人脚朝上走路、乌鸦在土里乱飞、母马爬树、公鸡长角,那些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1845年5月3日的上午,空气中弥漫着沙土的气味,从地面到天顶一片灰黄,本来应该很明亮的太阳却成了一个虚化了的亮点。这个季节都是这样,从每年的三月中旬开始,一直到六月底,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昆仑山下,不管有风还是无风,空气中总是飘浮着沙尘。春天给干涸的大陆带来了温暖,这温暖在由沙土构成的大地上蒸腾,于是就把沙尘带到了空气里,并随着上升的气流飘向高空。春天又是多风的季节,大漠的春风没有丝毫





的温情和浪漫,原本平静得近乎死寂般的天空上,突然从天边滚过来一片黑色,转瞬间这黑色便像一道把世界分成两界的黑幕,无数鬼怪在那黑幕中翻滚着、咆哮着,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天地似乎翻了个个儿,白天变成了黑夜,人间变成了地狱。碗口粗的树木在狂风中像根草棍似的被折断了,巨大的沙山在黑暗中像条毛毛虫似的蠕动起来。一场春风就这样刮了一天一夜,才渐渐地平息下来。空气中的浮尘更浓重了,虽然人们已经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但却很难找得着太阳的准确位置。如果偶尔飘来一片带雨的云,并且有雨滴落向大地,那雨滴就在空气中被浮尘吸收,变成泥点,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即便是这样,树木也会受了湿气的鼓舞,忘情地喷出新叶。新叶以爆炸般的激情生长着,几天之内便将大地罩在绿色之中。可是这绿色不会维持多久,飘落的浮尘每时每刻不停地落在叶面上,不经意间新绿便成了陈旧的灰绿色。

既然尘土早已成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绿洲中的最基本物质之一,生活在这些绿洲中的人们也已习惯了尘土。人们的眉毛上、胡须上沾满尘土,双手在面颊上一搓,就像搓到了一块细砂布一样,嚓嚓啦啦地响,这些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人形容说,这里热恋中的情人在按捺不住要接吻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吹一吹对方的嘴唇,以减少那里的尘土。

生命是顽强的,而且越是在这样的地方生命就越是顽强。在尘土的笼罩下,草木照旧发芽长叶,鲜花照旧开放,并且一样地喷发出醉人的芳香。大漠南缘春天来得早,每年农历三月,在一片灰黄色之中,杏花便突兀地开了,接着是桃花、梨花和苹果花;三月底四月初,红柳花开了,大地上像飘起了一层粉红色的云;几乎在这同时,沙枣花也开了,那些米粒般大小的黄色小花,成簇成串地挂在灰绿色的叶子之间,花朵虽小,香气却出奇地浓郁,如果凑近去深嗅一下,人的大脑会“嗡”地一声响,意识在瞬间消失,整个身子变得轻飘飘地,恍若闯入了虚幻的世界。



图鲁甫·塔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午走到扎瓦河边的。图鲁甫·塔斯并不是他的真名。他叫图鲁甫，他的父亲叫艾合买提。维吾尔人没有姓氏，父亲的名字就是儿子的姓。按这种传统，他应该叫图鲁甫·艾合买提才对。可是维吾尔人的名字都来自《古兰经》^①。在婴儿出世的第三天或第七天，家里要把教区的阿訇^②请来为孩子起名。阿訇手捧《古兰经》赞颂过真主以后，随意翻开《古兰经》，信手指向一处，在阿訇所指点的那段经文附近，读到的第一个先知、圣人或圣徒信士的名字，就是新生儿的名字。阿訇抱起婴儿，对婴儿的右耳朵轻声叫三遍孩子的名字，再对着婴儿的左耳朵叫三遍孩子的名字，把孩子放在炕上顺手推一个滚，这样，这个名字就以真主的名义赐给了这个孩子。可是，穆斯林们生生不息、教民无数，而《古兰经》中所载的名字又有限，这便形成了重名的人太多。为了便于区分，大漠南缘的维吾尔族农民们便发明了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用绰号来区分人。在那里的农村中，如果有人问：“请问买买提·艾买提在哪儿？”人们会说：“我们村有五个买买提·艾买提，你要找的是哪个买买提·艾买提？”但是你如果说“我找买买提·托卡”，人们会立即告诉你要找的人在哪儿。“托卡”意思就是瘸子，成了一个人的绰号。图鲁甫的先辈中曾有一个人是秃头，维吾尔语里秃头就叫“塔斯”，这是那个先辈的绰号，以后就成了图鲁甫家族具有姓氏意义的称呼，一直延用了下来。

图鲁甫·塔斯一路低着头走着，飘溢在空气中的沙枣花香并没有引起他的兴奋，他烦心的事太多，年轻的脸上愁眉不展。他大约十七岁了，说他的岁数“大约”，是因为那时候的维吾尔人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教历，分太阴历和太阳历。太阴历用于教事，一年三百五十四天或者三百五十五天，

①《古兰经》：古兰，为阿拉伯语诵读之意，是伊斯兰教经文典籍，也有人音译为“《可兰经》”。

②阿訇：伊斯兰教中会诵经文、执掌一方教事者的职称。



跟四季的轮回总相差十来天，所以宰牲节和开斋节^①这些年节，有时候是在冬天，有时候却又是在夏天；太阳历用于农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或者三百六十六天。伊斯兰教历的纪年是从先知穆罕默德入主麦地那的第二天（公元622年7月16日）为元年元旦，因为换算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两种历法的纪年和月份日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运算过程，所以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能弄明白的，只有那些功底深厚的教长和宗教学者才知道哪一天是伊斯兰教历的何年何月何日。一般的老百姓只知道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是苞谷熟的时候生的、发洪水的时候生的、房墙倒塌的时候生的或者是家里的老母牛下犊的时候生的。至于从出生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因为生活就像空转的水磨磨盘一样毫无变化，它轮回转动了多少圈，大家就把它淡忘了，只有在被问到多少岁的时候，才凭着感觉说出个岁数来。一般是男孩子到了一皮帽子打不倒的时候就该提亲，准备着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了。而女孩子到了月经来潮的时候，就要赶快找婆家，因为果子要在青着的时候赶快吃掉，等果子成熟了就会有虫眼。图鲁甫·塔斯到了大约十七岁才娶到媳妇，这已经是晚婚了，并不是他不愿意像他的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一样到了时间就娶媳妇结婚，他家实在太穷了。在他刚记事的时候，母亲得了一种病，眼看着胳膊和腿像砍下来的树枝一样地干枯了，后来全身干枯得像一具干尸，只能斜倚在炕角上什么也不能做，饭量却出奇地大，刚吃过一会儿，就又大声地喊着：“啊，饕^②！啊，饕！饕……”白天黑夜喊声不绝。在图鲁甫·塔斯长到能到地里干活的时候，他的父亲到沙漠深处的胡杨森林里去打柴，被野猪咬断了一条腿。完全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糊口生存的农民一旦失去了一条腿，其境况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杭苏古丽，图鲁甫·塔斯这一辈

^①宰牲节是古尔邦节的意译，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年节之一，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开斋节是肉孜节的意译，在斋月结束后的第二天、宰牲节前七十天。

^②饕：维吾尔人的主食之一，小麦、玉米或青稞面经发酵后捏成有一圈厚边的薄饼，贴在直立式烤炉炉壁上烤制而成。





子是很难娶得上媳妇的。

杭苏古丽本来是一个汉族姑娘，从她的名字上就可以猜得出来。由于维吾尔人的发音习惯，他们把“汉族”说成“杭苏”，杭苏古丽就是汉族花儿的意思。杭苏古丽在图鲁甫·塔斯家住了半年，呼吸着绿洲里多沙的空气，喝着扎瓦河里浑浊的泥水，居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一天夜里，图鲁甫·塔斯闯进了杭苏古丽栖身的小屋，掀开姑娘的被子，去脱她的衣服。杭苏古丽不挣扎也不反抗，只是哭。正在图鲁甫·塔斯要把身子压向杭苏古丽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门外用拐杖使劲地敲着门板，厉声说：“图鲁甫！图鲁甫！还没有念成婚经，你怎么就干这个事，你不怕末日审判吗？”

图鲁甫打了个哆嗦，双手顿时撑住了身子。他怕末日审判，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一样，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了对真主的敬畏。教义里面讲，在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还不能马上离开他的躯体，他要等着人们把他放进墓坑里掩埋的时候，名叫孟凯尔和奈克尔的两个天使来审问和引领他，他得一件事一件事地如实回答天使提出的问题，如果一生都在做好事，或者虽然没有做多少好事却也没有做过坏事，天使就会引领着他的灵魂上天堂；而如果做了坏事，天使就会把他罚下地狱。一个穆斯林，所有的言论和行为，包括大脑里一闪而过的念头，都处在真主的监视之下，真主是万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当然更应该按照教规办事。即便不是结婚，只是解决性饥饿的问题，与人通奸或者嫖妓，在行事之前，也得虔诚地念诵成婚经文，以表示这是在行使夫妇之间的天允义务。而在完事之后，男方要向女伴说三遍“塔腊克”，表示已经按礼仪规矩宣布正式休妻了，双方的夫妻关系已经解除了。履行完这些程序，才能一走了事。

教规是极其严格的，而且早已深入到了像图鲁甫这样的农民的心灵深处，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图鲁甫从杭苏古丽的身上爬下来，给杭苏古丽盖好了被子，





又温柔地擦着杭苏古丽的眼泪，“我要娶你！”他说。

杭苏古丽没有说话，可是图鲁甫却感觉到，杭苏古丽的眼睛正透过黑暗凝视着他。他吻了吻杭苏古丽发烫的嘴唇，便起身走出了这间用红柳枝扎成的小屋。

他的父亲艾合买提还站在门外，见儿子出来了，说了声“真主保佑！”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了。

图鲁甫按穆斯林的规矩与杭苏古丽举行了婚礼。当他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送走最后一个客人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到大地下面去了。图鲁甫想进屋去看看杭苏古丽，树枝扎成的院门却被人“哗”地一声推倒了，蒙伯克^①的大管家麦图松·泡达克带着几个家丁闯了进来。艾合买提看到来的人，叫了声“真主啊……”吓得腿一软，瘫坐在了地上。

麦图松大总管径直走到图鲁甫面前，用马鞭子杆敲着图鲁甫的胸脯说：“哎！你还是不是喝着扎瓦河的水长大的？你脖子上的这个东西是人的脑袋吗还是半截葫芦？那里面装的是脑浆子吗还是酸奶子？”

图鲁甫讷讷地说：“管家老爷……我……做错什么了吗……”

麦图松大总管一马鞭抽在图鲁甫的胳膊上，骂了一通脏话以后，说：“你还好意思问吗？你今天是不是结婚了？”

图鲁甫抚摸着胳膊上的鞭伤回答：“是。大总管老爷……”

“婚礼完了以后该干什么事情？”麦图松大总管的唾沫星子直喷到图鲁甫的脸上。

图鲁甫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不愿回答，低下头去避开麦图松大总管凶狠的目光。

麦图松大总管转过身去对着艾合买提说：“哎！瘸子，你没有把规矩告诉你的傻瓜儿子吗？”

^①蒙伯克：蒙即千，伯克意为长官，蒙伯克为掌管一千户人的长官，可译为“千户长”。





艾合买提手放在胸前不停地道着萨拉姆（抚胸鞠躬礼），用讨好的细声细语说：“大总管老爷，这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

麦图松大总管指着图鲁甫命令艾合买提：“你现在告诉他，在真主给的这块地面上，蒙伯克都立下过什么规矩！”

艾合买提还想再乞求句什么：“大总管老爷……您是这片绿洲里最威严而又慈祥的人，看在我这双拐杖的份上……”

“说！”麦图松大总管厉声说道。他向着艾合买提举起了马鞭，“现在就告诉他！”

“我说我说……”艾合买提手护着头脸说，“在凡是见过蒙伯克的帽子的地方，无论哪一家结婚，婚礼之后必须把新娘子送到蒙伯克的家里，让新娘子陪蒙伯克过夜……”

“既然知道，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麦图松大总管说，“难道你们家族的女人只会生一些拴驴的木桩？”

“可是……”艾合买提顿着他的拐杖，陪着笑脸说，“大总管老爷，我很乐意为您效劳，可是我的腿，它不听话啊！”

麦图松大总管转身对图鲁甫说：“那么你，也不听话吗？”

图鲁甫一副愚钝的样子，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命运已经把他们塑造成多重性格的人：要么突然爆发，癫狂得不顾一切；要么显得极其卑恭驯顺，毫无一丝尊严。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是这副麻木得近乎没有意识的样子。

“说你呢！”麦图松大总管向图鲁甫扬了扬马鞭。

艾合买提慌忙往前拐了几步，用讨好的语气说：“大总管老爷，您是一个高贵的人，您是知道的，在这种时候，他怎么好自己去呢？”说着，把图鲁甫拉到一边去了。

麦图松大总管哼了一声，对差役们挥了挥马鞭：“你们愣着干啥？是来看热闹的？蒙伯克家的饕白吃了？”

差役们慌忙行了礼，拥进了当作新房的土屋，把杭苏古丽拖了出来。



杭苏古丽惊恐地望着图鲁甫叫道：“图鲁甫哥……”

图鲁甫只是深深地低着头。

杭苏古丽的眼泪就像一坎土曼挖开的渠口，一下子流了出来。

麦图松大总管和差役们带着神情呆滞的杭苏古丽走了。图鲁甫像脱了架的南瓜藤似的蔫在了地上。艾合买提顿着拐杖骂道：“泡达克其！全世界最臭的泡达克！连魔鬼撒旦都嫌臭的泡达克……”

跟当地人的习惯一样，麦图松大总管也是靠他的绰号“泡达克”来充当姓氏的，尽管他是蒙伯克家的大管家，他同样有一个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绰号，而且这个绰号还颇为不雅。“泡达克”直译成汉语就是疝气的意思，而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中，“泡达克”有“巴结”、“讨好”、“依附”的含意。如果“泡达克”后面再加上一个属性词“其”，成为“泡达克其”，则就成了“狗仗人势者”的意思，后来这个词被译成“狗腿子”。这位大管家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绰号，人们也说不清楚，推测起来，他的祖上一定有人得过疝气，或者是把给有权势的人卖命当作了祖传的职业。

这片绿洲里的最高统治者蒙伯克拥有初夜权，他的地盘上的新娘子在新婚第一夜都得到他家去由他享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更不敢违抗。既然大家都遵守着这个规矩，图鲁甫也无话可说。

可是，杭苏古丽进了蒙伯克的庄园已经半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被放回来。图鲁甫也不敢去庄园里打听，他心烦意乱在土屋里躺下又站起来，走几步又躺下去，像一只发了情又被拴在桩子上的狗。他的父亲艾合买提叫他到地里去干活，他没吭声，站起来就走了。他没有到他家的地里去，而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扎瓦河边。

扎瓦河是一条小河，从遥远的昆仑山中流出来，流过青灰色的戈壁，流向北方的大沙漠。靠着这条小河的恩赐，在大漠和戈壁之间就有了一片绿洲。扎瓦河流到扎瓦村的时候，河床变宽，



在河水弯曲的地方还长着高高密密的芦苇和菖蒲。河岸也变成了平缓的草坡,坡上长满了滩芦苇。滩芦苇是一种两三寸高的小草,叶子尖挺,叶尖上有一根小刺,人们光脚走在这草滩上,会被扎得火辣辣地疼。不过牲畜们很喜欢吃这种草。因为滩芦苇下的泥土里富含盐碱,吃这种草长大的绵羊肉质肥美,绝无腥膻之味,名为“滩羊”,是一名品。据说乾隆皇帝的时候,皇宫里专门派人到新疆南部来挑选这种滩羊,不远万里运到北京以慰香妃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尝过和阗羊肉之后也大加赞赏,每每想起便龙须挂涎。

图鲁甫在临近岸边的一株柳树下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扎瓦河的水面、苇丛和草滩。他突然想唱歌。歌是维吾尔人最神奇的语言,凡是话语难以表达出来的心里话,歌都可以表达出来。因此他们高兴的时候唱歌,郁闷的时候唱歌,寂寞的时候唱歌,相聚的时候唱歌。而他们唱得最多的,还是那种宣泄哀怨和思恋的歌。

图鲁甫揪着自己的衣领放声唱了起来:

呀……哟!

河床上的砂石怎能抬完,
悲伤的泪水怎能擦干。

我架着山鹰翻越高山,
我和情人幽会在花园。

日月像河水一样地逝去,
我心中的苦水已变成鲜血……

图鲁甫正沉浸在自己的歌声里,后面有人在大声地叫他:
“图鲁甫·塔斯,图鲁甫·塔斯!”

图鲁甫停止了歌唱,回头望去,见是年龄跟他差不多大小的





麦合苏提·卡巴克急匆匆地向他走来。

“有什么事？”图鲁甫问。

绰号叫卡巴克(葫芦)的麦合苏提在图鲁甫身边蹲了下来，凑近图鲁甫的耳朵小声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你是不是不想跟大伙一条心？”

图鲁甫感到莫名其妙：“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你真的不知道？”麦合苏提问。

“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图鲁甫奇怪地反问道。

麦合苏提见图鲁甫很认真的样子，便详细地向图鲁甫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今年春天昆仑山上的水下来得少，水渠里的水自然也就没有往年的多。现在正是麦子地浇拔节水和种春苞谷的关键时节，可是水渠的每一个引水口都被蒙伯克派人堵死了，堵水口的土上还盖着蒙伯克的封水大印。

“冬天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带着坎土曼和干粮，在戈壁滩上修了两个多月的水渠，可是我们要用水的时候，蒙伯克却不让我们用，这不是在掐我们的脖子吗？”麦合苏提忿忿地说。

图鲁甫说：“往年不也是这样吗？”

麦合苏提说：“往年这个时候，他还剩下点水给我们。可是今年蒙伯克要在他的庄园后面建一个果园，今年的水又来得少，到现在他一点水也不给我们，除非我们多给他交五秤子^①苞谷或者一头羊才给水。地里的麦子眼看着就要干死了，苞谷又种不下去，今年我们吃什么？拿什么给蒙伯克交人头税？”

图鲁甫麻木地说：“那就看真主怎么安排了……”

麦合苏提压低声音说：“大伙正商量着告蒙伯克呢！”

图鲁甫不以为然地说：“告？告谁？告蒙伯克？朝廷又不管咱们的事，到墨玉和和阗城的阿奇木伯克那里去告蒙伯克，那不是到大老鼠面前去告小耗子吗？”

^①秤子是维吾尔人传统的计量单位，一秤子约合十六市斤。



图鲁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自从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以后,朝廷在伊犁平原上的惠远城设立了伊犁将军府,实行军府制,委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天山南北被乾隆皇帝定名为“新疆”的疆域。朝廷在各个城市建立了行政机构,派驻了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但是当时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分为三种形式:在汉、回民为主的迪化和巴里坤实行郡县制,设立了迪化州和镇西府,各辖几个县,上设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在天山南北的牧区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立当地头人为王,实行土王统治的扎萨克制。在其他地区,实行朝廷管辖下的伯克制。伯克制是建立在徭役基础上的统治方式,土地归伯克所有,农民要靠向伯克提供劳役来完成自己的缴纳,然后才能耕种从伯克那里领到的少量土地以供糊口。其实这是一种农奴和半农奴制度。朝廷派到各城的以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为首的行政机构只进行行政统辖和维护国家安全,而当地的地方事务则交由朝廷委任的各级伯克管理,办事大臣一般不直接插手当地具体事务。

所以图鲁甫说:“告蒙伯克,就是我们自己往蒙伯克的饕坑^①里面跳。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情……”

“咱们到朝廷来的大官跟前去告啊!”麦合苏提打断图鲁甫的话说,“你还没听说?林则徐林大人今天要路过咱们这里,大伙说定了,要到林大人面前去告……”

“林则徐林大人?”图鲁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听说他是皇帝派下来的大官。”麦合苏提说。

“比和阗城的办事大臣的官还大?”图鲁甫问。

“林大人路过叶尔羌城的时候,叶尔羌参赞大臣亲自到城外面去迎接他呢!”麦合苏提肯定地说。

^①饕坑即烤制维吾尔人的主食之一“饕”的炉灶。因为大多是半地下式结构,且要将需烤制的饕饼弯腰由上口放入,人们习惯上称其为饕坑。



“这个林大人会不会也跟别的办事大臣一样，不管我们的事啊？”图鲁甫仍然不放心地说。

“听说，这个林大人跟别的当官的不一样，”麦合苏提说，“他什么事都敢管，连外国人他都敢打。他还对老百姓好，不管走到哪里他都给老百姓修水渠。大伙说，这样的当官的说不准会管咱们的事情呢！”

图鲁甫仍然摇摇头说：“嗨……油和水还真能混在一块儿？”

麦合苏提说：“总应该试试嘛，要不，也是活不下去啊……大伙把那两个卖调料的汉族人请来了，请他写了份状纸。现在大伙正准备到官道上去迎林大人呢，你不跟大伙儿一起去？”

图鲁甫站了起来：“既然大家都去，我就去。”

他们两人快步向村里走去。

黄昏时分，一匹疲惫的马拉着一辆轿车从沙土路上驶来，车颠簸摇晃着，车轮发出吱吱咕咕的声响。车篷中须发已经花白的林则徐，随着车的颠晃摇动着身子。虽然有席篷和布帘的遮挡，他还是满身满脸的尘土。车篷很小，宽仅容一人，长只够半卧，林则徐只好倚着被卷蜷曲着坐着。车板上虽然铺了毛毡和棉褥，也减少不了多少生硬，每当车轮上下颠动，车板仍会硌得他全身的骨头疼痛。从1845年1月24日从惠远城出发，他就坐着这样的车翻过了崎岖险峻的天山，穿过茫茫的硬石戈壁和浩瀚的沙漠，历数三个月零九天，行程四千多里，来到了新疆最南边的这片小绿洲。年已六十一岁的林则徐，在从内地遣戍新疆的路上得过痢疾，之后一直肠胃不适。他还有陈疾疝气，长年颠簸，痼疾常常发作。自从到了新疆，也许因为气候干燥，他的鼻炎总是治不好，常常疼痛难忍，还时常流血不止。到了新疆南部，更加干燥的气候和无孔不入、呛人肺腑的沙尘，加重了他的鼻炎，几乎每呼吸一次都要经受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马拉轿车的后面，林则徐的三儿子林聪彝骑在一匹马上，他跟随父亲一路走来，悉心照料着父亲。